



華西

原白私立英華中學

一九四七級畢業特刊

許揚三
題

序

許揚三

本校一九四七級擬出版畢業特刊，要我替它寫幾個字，這一級是勝利後第二屆的畢業生，大部份學生在他們短短的高中課程中過着二種絕對不同的學生生活，一個時期是過着恐怖壓迫火藥氣奴隸氣十足的陷區生活，所受的是鬱悶忍辱的奴隸教育，一個時期是過着民主自由的黃金時代，這兩種不同的經驗，可以說是非常的難得。過慣了自由區生活的人不會覺得自由的可貴，可是在陷區的學生們看來便有說不出的情緒，所以他們拿出最大的熱誠要出版這本冊子，這本冊子可能是幼稚空洞的，可是最少可以表現出這幾年來所受教育的心得。

文化是個大的有機體，它的生命是由各部份配合而成，各部份得爲着整個生命而奮鬥，少了一部就不能生存，而支持文化的生存是教育，有人以爲中國目前的根本問題是政治問題，只要政治問題解決，中國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和平統一，其他的問題也都可以迎刃而解，可是事實並沒有這麼簡單，勝利到現在，那一天不在進行和談，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始終得不到結論。所以說來說去還是個人心問題，我認爲如果中國人不能樹立一個健全的心理狀態，中國現有的這些問題仍然是不能解決的；而改變人心，樹立健全的心理狀態的這一切工作歸結起來，也就是教育。

教育是一貫性的，在整個人生的路程中不能有一個時期沒有教育，教育甚麼時候終止，那時候便是人生的盡頭，從縱的方面講，自小學，中學，大學以至研究院或踏入社會，缺少了一段就無從實施，從橫的方面講，無論那一科那一門都是一套整個的配合，缺少了一件都配不起一個整個國家的機構，都不足以支配國家民族命運的基礎。

諸生雖然已經結束了中學的學程，可是這只能算是全程三分之二，我們要支配自己的命運，國家民族的命運；要支配國家文化的生存，存留下來的這段路程是不能不走的，我願與一九四七級全體同學共勉之。

卅六年六月廿三日

A FEW WORDS OF ENTHUSIASM TO THE GRADUATES

By J. N. Ts'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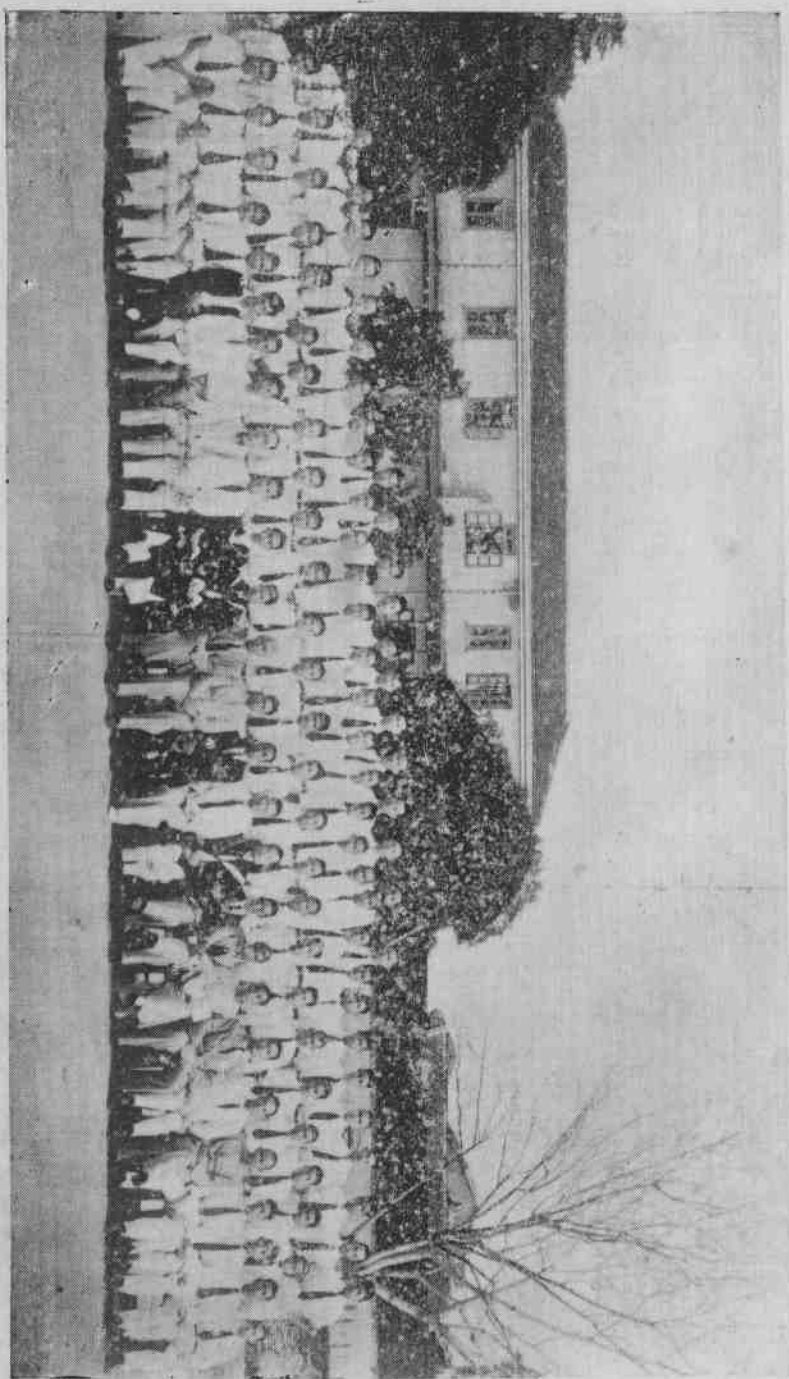
There are some persons, who are very ready to do kind actions but are not, in the habit of speaking kind words to those whom they befriend. Perhaps they think that kind words are worth nothing, because they cause nothing. This is however a great mistake. If when giving a gift to a poor man, you contemptuously say to him, "Take that and be off," your unkind words detract from the value of the gift. A small gift accompanied by words of sympathy is, in most cases, much more acceptable than a large gift bestowed with harsh words of undeserved reproach.

In many cases, in which material aid is not required and would be useless, kind words are able to remove distress. A new boy at school is often very unhappy at seeing round him so many strange faces. He contracts the seeming unfriendliness of his new associates with the kindness he was used to in his home, and the difference makes him very sad. But if some elder boy comes forward and speaks kindly to him, he soon takes heart and sees that at school, as at home, he may expect to meet with kindly sympathy. In sickness the kind words of the doctor are often as helpful as his medicine, and in times of trouble, when the art of medicine is of no avail, the words of sympathy spoken by our friends alleviate our grief.

Kind words, besides alleviating grief, may have a permanent good effect on the character. A timid boy of good abilities is often encouraged to renewed effort by words of encouragement without which he would have yielded to despair, and have lost all confidence in himself. Unkind words, on the contrary, discourag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effort and often ruin the character of those to whom they are addressed, by causing them to labour under a bitter sense of injustice, and indulge in feelings of hatred against their fellow men. Therefore, let us remember always to accompany our actions with kind words and let this piece be my last gift to you all.

Allow me, at the same time, to congratulate you on this great success. I can well imagine how pleased your parents must be with such a signal fruit of your untiring diligence for so many years. I pray you will as soon as possible make your names known in the world. Good-bye and good luck my friends.

廈門英華中學一九四七級畢業紀念師生留影





校長許揚三先生



教務主任蔡丕傑先生
(本級顧問)



訓育主任邵慶彰先生
(本級顧問)

社訓

協

永

一九四七級
華晉社

沈魚沈
省愚
擬贈並書

華晉社社歌

洗魚撰句

聖火擲地，務使光明燦擬天。

卜名曰“晉”，吾曹協力比肩。——焚除積

穢舊吾心地先乾淨，阻碍去周圍眼界新，華晉華

晉！雖任重道遠前途聖潔光明，華晉華

晉先見我自更新，師言在耳，一心一德奮

且敢勿傳不習，遂被誚魯甚曾參！

我差你們去
正像羊入狼群
所以你們要
靈巧像蛇
馴

良像鴿子

恭錄聖經寶訓

華晉社及刊

蔡丕傑

失敗之為成功之母乃在事後用
心分析失敗之因以避免來日之
失敗並非累積千萬次失敗
即得成功之謂 謹願
華晉社諸子勉之

朱一鰲

庚午六月

全書一覽

封面設計(華晉社徽).....	蔡瑞南先生.....
書前題字.....	許揚三先生.....
序.....	許揚三先生.....
A FEW WORDS OF ENTHUSIASM TO THE GRADUATES.....	J. N. Ts'au.....
畢業紀念留影.....	
許揚三先生近影.....	
蔡丕傑先生近影.....	
邵慶彰先生近影.....	
社訓題字.....	沈省愚先生.....
社歌.....	沈省愚先生.....
題詞.....	
介紹三十六年級的級友會(華晉釋義).....	蔡丕傑先生.....
立志箴.....	朱一聲先生.....
贈與華晉社畢業同學.....	沈省愚先生.....
英華中學一九四七級級史.....	林惠瀛先生.....
A 甲組.....	謝景山先生.....
B 乙組.....	
記畢業典禮.....	陳國強.....
華晉社成立典禮暨一九四七級級夕開會詞.....	巫維銜.....
	光笛.....
	蔡扶搖.....
	八
	七
	四
	三
	二
	二
	一

畢業同學介紹

留言

論述與創作

在大時代的動盪下來看中國智識階級

談談物價的狂漲

時局太險惡了，我們需要信心

獻

青年的使命

進取心和事業

浪漫主義者阮籍

歲暮

人生

譯阮籍詠懷四首

長相思

夜

擲逝（外一章）

矛盾

隨筆漫談

夜影

編後

通訊錄

九

三五

菲列娜 三九

光遠 四二

若谷 四四

默 四四

冷然 四五

迅當 四五

托里夫 四六

幻 四六

佳行 四六

伊人 四七

鄭恨卿 四七

伊人 四八

丁卿慕 四八

釋綢 四八

人一 四九

秋影 五十



介紹三十六年級的級友會 沈省愚

社名：『華晉社』社訓：『協和』

『華晉』釋義

『晉』是易卦名，其意是『明出地上，君子以昭明德』。它原是象徵着大地上的火光，自愛的人因而想像到自身的做人，也應將一己的人格，修養得這麼光明顯著地，不尚陰謀，不鬼鬼祟祟地暗算人，方可成爲一種正大進步的人生。

三十六年夏間就要畢業的這一班英華同學，想在出校以後還可以親熱得如一室相聚的時候。所以就也要學他們的先輩，組織個級友的社，他們以爲我很方便，也願意幫同學們的忙，來向我要一個社名。當時就想到主耶穌的一句話：『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倘若已經燒起來，不也是我們願意的嗎？』——路十二：49。這豈不正是在『解釋嗎？因此，又聯想到當這個年頭，什麼都亂得比亂麻更討厭，『治絲而索』，既是沒辦法的笨貨，快刀斬斷呢？又這不曾見過麼適用的『快刀』。那麼，我也正應當和吾主同願：『要把火丟在地上，讓它熊熊地燒旺起來！』

『三十六』這個數目，也够神祕，它可被算作九的倍數，四九。但也可算作六的六倍，六六。我們都知道易數是以九爲陽極之道，而六爲陰極之道的。通常更以陽代表光明面，而陰代表黑暗面的，那麼；若以三十六爲『四九』，則是加倍加倍的陽極，正是君子道長的好徵；若以三十六爲『六六』，則是陰而又陰，怕就要成爲小人道長的惡兆了，這三十六年畢業的同學們，願意選定『四九』自居呢？抑或即使比於『六六』，也不在乎呢？我則願意諸君集爲君子之羣，有取於光明之極致，故爲取義於晉卦，命名曰『華晉』，正是英華，更是中華的全面光面之意。

更有趣的是晉的卦象乃是離在坤上：三三。離是光明包圍黑暗，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的象徵，呵！地面上若真顯著這小人道消君子道長

的現象，那將是何等可喜的事呀！

華晉社諸位弟兄們——這是一個珍貴的社名給你們，須知我正在諸位前途寄無窮的希望呢！

但也還須記得：火要燭起來，是切忌散的，更是閉塞。一個團體，若意見渙散而不相懷相見，那是會被小人利用去暗地裏搗鬼，混水裏摸魚的。這樣還可能象徵『明出地上』嗎？所以要顧名思義，取義實行，真做到『君子以昭明德』的地步，我就更贈你們『協和』爲訓。願華晉社成立後，總能諸協一心，雅和（同暢）個性，讓基督的聖言實現！

給華晉社社友的幾句話

邵慶彰

『此去爲光爲鹽』，這是我們——溫潛社畢業歌最後的一句，全首詩我忘掉了，可是這一句富有意義叮嚀囑咐，師長們對我們的希望却不致忘記，而且是時時在提醒着我們，臨別依依，紙短情長，謹將此語轉贈諸君。

『你們是世上的光』，朋友們！處此黑暗重重之世界，咀咒是無益的，悲觀更只是戕賊自己。起來，你們便是世上的光，用你們的光明去趕散陰霾之密佈，用你們的光明去溫暖周遭之冰冷，有一分光發一分熱。別管它漫漫長夜，別管它嚴嚴嚴冬。旭日晨曦，勃勃春光終有來到的一天，這旭日晨曦勃勃春光正潛伏在你們諸位身上。

『你們是世上的鹽』，朋友們，你們要以鹽自命，去保存國家之正氣使不致腐，去調和社會之風化使不致亂，你們更要不競競于頭角之嶄露，而肯埋沒了自己，犧牲了自己，在人看不到有絲毫的你的痕跡，却已嘗到了因你的埋沒犧牲所發出的甜味。朋友，這不出風頭埋頭從事實際的建國工作，才正是中國之所需啊！

但，鹽要是沒油豈能發光？鹽要是失味更有何益。朋友，明燦裏的油，淨鹽中的味就是內在的生命，有了豐美的內在生命才有煥發的外表生活，這豐美內在的生命從那裏獲得呢？約翰一書五章十二節在這裏指示我們了：『一人有了上帝的兒子——耶穌，就有生命，沒有上帝的兒子就沒有生命』，朋友：踴躍地去接受這難得之恩賜吧！

立志箴

林惠瀛

華晉社畢業，索我贈言，竊謂志者，爲學，做人，成事之本也；故爲擬「立志箴」以共勉之：

用志不分，工成運斤；
時懷鴻鵠，有如大昕。
鼎天立地，先勞筋骨；
矢志不易，自策辛勤。
屈居尺蠖，志在必伸。
不爲利誘，何患長貧？
勿加諸項，吾志弗泯！
衆心汜汜，我獨空羣。
自潔自好，庶幾不淪。
貴哉立志，君子德臻。
斯箴永誌，不墮青雲！

贈與華晉社畢業同學

謝景山

一年一屆的畢業，使我們留戀過去與期望將來。正像在母親懷裏的好寶寶，既然長大成人，要別離他去；做母親的總有依依不捨的心情，雖是「月有圓缺，人有聚散」，是免不掉的事實；但臨別之時，總難免要叮嚀再三，期待你們此後日進高明。

在觸目荊棘的現社會裏，無論做什麼事，都是操心。你們脫不了有少數的人要升學，有多數的人要找職業；但總不要忘記過去所受的訓練與做人應有的人格風度。那本校校訓「誠智」二字應該會深深地銘刻在你們的心板上。常見英華的畢業同學，在社會上服務，有一種令人欽佩的精神，對人對事皆能持敬，不敢苟且敷衍，這是「誠」字的出發點；還有臨事能用精密的腦筋來思想，用合理的方式來解決；不肯盲從，不願妄動，這是「智」字的出發點。你們會活用這「誠智」兩

華晉社紀念

踏諸先烈血和肉築成路 爲革命奮鬥而犧牲

黃篤灶 題

字，就會保持自己的人格風度，就會改造環境適應潮流，就會挽回國家的狂瀾暴瀾。

在這「滿城風雨」之秋，民族已失了自信心，按理勝利後的民族是富有勃勃朝氣的，是能够重新建造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然而，不，許多不好的現象——貧窮，飢餓，愚昧，擾亂——件件給我們灰心。這樣的國度，這樣的社會，更需要你們青年不斷的努力！雖然有人要對你們說「畢業是失業」；可是你們不要怕，不要垂頭喪氣！懦怯和畏縮就是失敗的母親。俗語說：「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這句話是不錯的，要具有絕大信心，才會做出一點事業。聖經說：「信心可以移山」，要憑着信心去做事，才會掃除現社會一切的泥濘，才會撥開遮蔽在眼前的烏煙瘴氣，才會造出嶄新的繁榮的環境，才會拯救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當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的時候，有一位窮教授叫做菲希特，每天在教堂上勸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菲希特死了不到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在這我們可得一種教訓：民族失了自信心，就是民族滅亡的朕兆；民族有了自信心，就會從死裏重生過來。我們永遠會牢記着顧亭林所說的一句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又孟子說：「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會不會肩起這「任重道遠」的責

任，總要看你們是否有絕大的信心？那種頹唐的氣慨，沉痛的灰心，我願你們不必存着，也千萬不可存着！再隔五年十年，我們重新會面，總會看見你們滿面春風吧！

英華中學一九四七級級史

A 甲組

陳國強

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以後，敵機鐵蹄所至，摧殘蹂躪，無所不用其極，廈門不幸於一九三八年夏間淪於敵手，然而我們仍然不能不懷念這日子，雖然戰神的炮火轟碎了我們美麗的家鄉，使我們的兄弟姊妹流離失所，顛沛他鄉，然而，我們年青的伙伴呵！在這混亂的旋渦中，無法超脫反能風雲際會，聚晤一堂！在這人生短促的路程上，劃下了一道深刻的痕跡！

一九四一年春季，在苦難的氣氛中，我們渡完了高小的課程，爲了不願領受鬼子的毒化教育，爲了不使我們辜負國家所付與我們未來的重任，由於同一的志向，鼓浪嶼當時在公共租界名義的保護下，算是島嶼瘴氣中的一片乾淨土，便成爲我們聚居之地，而且我們不約而同的跨進這島上唯一的教會學校——英華書院，領受那純潔的教育，在這魑魅魍魎，陰暗霉溼的環境中。

一九四一年冬季，由於暴日的陰險企圖，偷襲珍珠港的行動，喚起了世界上正義者譴責的怒吼，美國向日宣戰的號音，震動着太平洋的每一角落，鼓浪嶼終被惡魔的黑手奪去了她底清白！

像暴風雨驟臨地襲擊這靜謐的小島，敵人不敢鬆地想到我們的學校來。當「廈門市立第二中學校」的橫牌強迫地掩蔽了我們原來的 *Anglo-Chinese School* 時，師長們爲了愛護母校，仍舊勇敢地站住崗位，雖然母校已被灰暗色的面幕掩飾了她本來的面目；這時，我們沒有嘆息，更不想流淚；嘆息，只是懦弱者的呻吟！流淚，只是屈服者的表現！

這意外的變遷雖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打擊，但是我們仍然帶着期

望的安慰轉着，「天要亮的，光明總要再來！」一個新的自信心跳動在我們心裏，由於環境的惡化，更使我們專力向書本作精神的集中。

翌年春季，由於同文中學被迫停辦，因而本校學生數目激增，一年級下學期共分四組，人數將達二百名，實創本校歷年來之記錄，當時甲組級任爲許聲駿先生，丁組則爲已故之王元明老師，一個是諄諄善誘，一個則老成持重，由於時局的盪漾，這學期遂在紛擾中結束！

一九四二年秋季，一部同學奔走內地，投向祖國溫暖的懷抱，因此全級合併爲三組，甲組承受丁組一部優良份子，於是更加充實地，正像一株茁壯的蓓蕾，生長在淒涼的環境中，愈加顯出她底嬌豔與雄偉！這時適王壽堂先生回母校服務，這一位殷勤耕耘的牧者，遂擔任了這一組的級任，王壽堂先生的「無形教育」使每一個同學深深地感動，無論從「智」二方面，都受了一個難得的薰陶，在初二這一年，可算是本組的發軔，一切均漸上軌道，級會在王先生的領導下，組織成功，在「誠肅」訓練的鍛鍊下，每個同學養成了自治的精神，友愛與互助，亦漸漸在這團體中茁長着！

當秋風吹退了夏天的暑威，隨着季令的轉移，我們也爬上初三年級，這時，王壽堂級任榮昇校長，本組級任乃由黃鴻祀先生繼任，黃先生「大刀闊斧」的作風，深深地影射到每一個同學，同時「智仁勇」的級訓也成爲我們訓練的中心目標！

一九四四年春，是我們初中畢業的前夕，吳永續先生繼任爲本級導師，吳先生的確是一位好好先生，他常諄諄不倦地誘導我們，幾次的個別談話，使師生，學校間的感情增加不少。

初中畢業了，四周是昏黑的一片！

天還是那麼黑暗，我們的確被壓迫得太難過，許多同學因爲受不了窒息，都跑回祖國呼吸自由新鮮底空氣！滯留在母校的同學，更加痛苦地捱過這可咒咀的歲月！

高中一年級，合併爲二組，甲組由戴劍泉先生指導，「誠敬忠恕」的校訓，仍然緊抓住每個同學渙散的心情，這時適暴日局勢轉惡，徵調大批學生往廈門開掘戰壕，而美其名爲：「勤勞」，於是大部同學皆

憤而曠課，於是本組無形中入於「冬蟄」局面。

天亮了，光明終於到來！

一九四五年暑假，勝利的消息的確帶給我們過度的興奮，見面的時候，總是緊握着手，幾年來，我們酸痛地轉着背，在敵魔手下，咬着牙齦，忍受一切，這時眼中才滴下一陣的熱淚來，這淚不是怯弱者的受安慰！更不是痛苦者的傾訴；而是我們自信心的兌現，我們所預料的沒有失策的一種代價！

天終於亮了！

苦難的「守夜者」，也達到他們的願望！

「英華」復校的消息，吹遍了同學之間，當「廈門市立第二中學校」被取掉而重現出 *Anglo-Chinese College* 時，那藍藍色的字跡，還是那麼鮮潔，還是那麼明顯，佇立在校門外的同學，激動得喊出他們心底的呼聲來，這聲音曾被他們壓抑在心田裏八年了，八年！這串悠久的歲月呵！

一九四五年秋，四散的同學又再回來了，本級又生氣充沛地蓬勃起來，爲了久別的緣故，倍覺親熱，這季，蔡丕傑先生任本級級任，他那溫柔文雅的態度，給我們的品性以一個很好的模範，而全國統一校訓之「禮義廉恥」，又使我們得檢討一下幾年來的過程和改進，因爲幾年來的積習，級會一時難恢復元氣，季末，全國所舉行的「甄別考試」，因爲各位同學用功之故，發表後全體仍然握手道賀！

一九四六年春，陳天眷先生任高二下級任，他那雍容紳士豐度的教授法，給我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這季，「一九四七級甲組」級會組織成功，各種代表均以不凡的姿態出現在比賽場上，尤以鄭冠全校之籃球隊爲最值得紀錄。

秋季，陳天眷先生因高就他職，仍由蔡丕傑先生繼任，此時許揚三先生長校，蔡丕傑先生爲教務主任，邵慶彰先生爲訓導主任，而蔡丕傑先生與邵慶彰先生乃共担任高三甲乙二組級任，此時本級以離校在即，想倡一個組社以爲他日聯絡感情之用，本擬由級會行之，嗣以蔡邵二位師長主張須二級合併組織！然因二級自初一至今，水乳不能

交融，組社事宜宣告流產！

一九四七年秋季，本級以離校在即，遂獨自進行籌備社之組織，三月末，宣佈決定五·一成立，並先後邀請蔡瑞南先生設計社徽，沈省愚先生創社名社訓及社歌，並定製社徽，至此，乙組亦不甘落後，急起直追，甚至有爭一日長短之概，至是，蔡邵二級任乃急爲商討，謂一屆畢業後無二社之組織，經數度召集二級協商，甲組同學由蔡先生數度解釋，乃放棄成見，誠意接受合社提議，於是二級弟兄遂和好親愛，共商籌備一切。

一九四七年四月，教育廳頒佈恢復會考制度，二級同學由溫習功課，彼此間更加密切融洽，而成爲一體矣！不久，會考令取消，畢業考轉瞬即逝，社之成立乃加緊於畢業典禮後舉行遴選職員，以爲商討一切，加緊進行組織事宜。

一九四七年五月廿一日，這難產的「華管社」，在簡單而隆重的儀式中呱呱墜地而誕生了！

廣敞的大禮堂中，綴點着紅綠的賀聯，潔白的制服，襯上飄揚的黑色領帶，在肅穆的氣氛中，大家只覺到一片融洽的感情慢慢地燃燒蔓延在每個同學的心田裏！

是夜，當大地輕浴着銀灰色的月光時，我們「藝術與愛情」話劇的演出，算爲向母校告別，並爲六年來留校之尾聲；子夜，我們拖着疲乏的步伐踏出校門，然而，我們的心是興奮的，在心田中，我們儲藏着無限留戀的情緒，輕輕地呼着：

「母校！後會有期！」

二月後，這九十三隻羽翼未豐之小鳥，將東西勞飛，北轍南轅，重晤何時，杳不可期，惟有謹獻祝各位前程光明！

並祝——

母校前途燦爛！

B 乙組

巫維銜

一九四一年（民國卅年）的秋天，我們踏上求學的另一階段，進入英華書院初中一上，那時從各小學畢業而來的人數很多，約二百多人，他們的來源以養元，福民，校友等小學為多，分為甲乙丙丁四組，我們四十多人被編在第二組，遂自此奠定了乙組的根基。

未及兩月，日寇發動「二·一八」所謂之「大東亞戰爭」，鼓喚淪陷，校務停頓，翌年二月，重入校門，已面目皆非，校名改為偽市立二中，校長更動，課程方面加授日語，一星期六課，定之為重要科，另聘二矮小之台人為教師，開口「馬鹿」閉口「八加」，儼然一統治者姿態，本校卅餘人被編入初一下乙組，開始了「虛偽」的求學生活，算是在朝日絢爛的早晨，忽被烏雲陰蔽，下起淫雨來了。

時光易逝，我們苦難的生活也漸漸地渡過。起初蝗軍所至皆勝，幾時席捲南太平洋，而使同學們對盟國之實力發生懷疑，但是；我們看透了敵人的後幕，日軍的衣食和對陷區之無恥剝削，我們深知，敵人是在走着下坡的路了。這時，偽統治者的眼光，緊緊地盯着我們學校，思想，言論，不能率直表現，也不敢表現，精神上，物質上的痛苦到了極端，唯其如此；本校同學，暫學的暫學，轉學的轉學，一班血氣的，倒冒着生命危險逃奔大後方，吸口新鮮自由的空氣，餘下廿餘人的我們，只好不懈地從不純粹的課業中提煉出我們需要的，腦海中總是這麼地想着：「天快亮了」。

卅三年春，我們修畢初中學業，是年秋季，進至高一上，丙組同學分為兩半：一部併入甲組（高一上），一部和我們混合，乙組的人才頗增，似乎在象徵着戰爭似地，盟國從拉鋸戰而入於包圍之局勢，許多中立國都站到同盟國的一邊，對軸心國予以很大的打擊，戰力頗增，偽報上喧染的「晉級」，「成仁」，「玉碎」已成為同學們暗中談笑的資料。終於德國投降，日寇屈伏，畢竟天是亮了。

廈鼓光復，英華復校，我們這輩學子，重溫祖國故夢，無限欣慰，荆棘叢生的狹路已盡，來臨的將是平坦光明的康莊大道吧！

復校的第一學期我們正在高二上乙組，這時，逃奔輾轉的同學紛紛來歸，人數增至三十多人，沈省愚先生為復校後第一任校長，蔡

不傑，王壽堂二先生分長教務，訓導。我們的教任是吳永禧先生，經過一番慘痛教訓後，大家發憤攻讀，故此學期本級的課室秩序井然，連獲數次沈校長的題匾——不逾分寸——整潔方面，也屢居高中部冠軍，王訓導主任每譽本級為全校最優秀之一班。

勝利後第一次國慶紀念日終於到了，靜息了七年的鼓島本校，你想該是如何的熱烈狂歡啊！尤其是本級，別開生面地糊了一具凱旋門，這我們得感謝本級的遊藝股長葉盛森同學——是夜，我們隨着本校的行列，在凱旋門的前導下，我們高舉火炬；儘量歡呼，並且有本級特組的六絃琴，口琴之小樂隊，調整本級的步伐，前進！路人皆投以驚異，喜慰的眼光，真的！我們太快樂了。誰不慶幸他的幾經滄桑的國家的生日呢？況且這又是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共同生日呢？我們用凱旋門象徵着巴黎的，但如果果換在國破支離，民生凋敝的今日，也許這一股熱烈的豪興，也無從發洩了。

這學期，學生自治會舉行的作文比賽，本級獲得第二名（洪育沂同學）第三名（巫維衡同學）。

卅五年春，新校長許揚三先生接任，我們升至高二下，人數增至四十多人，內部更充實，人才更多，在級任周壽植先生之領導下，充分表現出本級的固有精神——團結。

四十七週年校慶紀念時，本級担任運動會的糾察任務，除運動員，守幕的人外，又須抽出一部份哨兵隊，以壯聲勢，加以第一日夜的露天遊藝會又需預備節目，在艱難境況下，卒由我們能幹的級長吳鏡潭同學，和盡職的遊藝股長（葉盛 同學）體育股長（張冠羣同學）合作下，獲得了很大的成就。

本級是「孔武有力」的一班，擁有「泰山」「象」「北仔」等綽號的體力同學多人，輕易地，我們得到運動會中級際拔河比賽的錦標。

去年（卅五年）秋季，同級四十多人踏上高三上，做起大哥來了，這在我們未始不是一種鼓勵，且王壽堂先生他就，由邵慶彰先生繼訓導主任之職，兼本級的級任，邵先生是我們最好的導師，舉凡本級的對外活動及學生的學識，都得到很大的幫助，我們在兩重鼓勵下，